

# 敦煌學

## 第二十九輯

### 【論文】

- 王三慶 《齋琬文》一卷的再研究與補校  
王惠民 敦煌莫高窟第322窟「龍年」題記試釋  
洪國樑 《敦煌經部文獻合集·群經類詩經之屬》校錄評議  
洪藝芳 敦煌文獻中奴婢稱謂詞析論  
荒見泰史 敦煌本《齋琬文》等諸齋願文寫本的演變  
——以其與唱導文學的關係為主  
黃亮文 P.4024〈喪服儀〉錄文補證  
楊明璋 論敦煌文學中的善惠故事  
——以 S.3050V、S.4480V、S.3096 為主  
劉瑞明 《下女夫詞》再校釋與古代婚姻文化蘊涵  
蕭文真 由〈金剛經講經文〉至《銷釋金剛科儀》  
——談《金剛經》信仰世俗化之轉變  
簡佩琦 敦煌繪畫「須闍提故事」之研究  
——以文本和圖像為中心

### 【紀念文】

- 謝和耐撰 吳其昱（1915-2011）  
岑詠芳譯  
張廣達 吳其昱先生生平及其學術貢獻  
陳慶浩  
岑詠芳 極高明而道中庸——憶念吳其昱先生  
附錄：吳其昱先生「般若心經梵文校注」遺稿  
柴劍虹 緬懷吳其昱先生  
鄭阿財 我所認識的吳其昱先生  
鄭阿財等 吳其昱先生論著目錄  
何廣棧 蘇瑩輝教授小傳  
何廣棧 蘇瑩輝先生及其敦煌學論著目錄編年  
王惠民 賀世哲先生與敦煌學研究

南華大學敦煌學研究中心

2012年3月

封面題字 臺靜農先生

創刊人 潘重規先生

編輯委員 王三慶 朱鳳玉 李玉珉 柴劍虹  
高田時雄 榮新江 鄭阿財 鄭炳林

主 編 鄭阿財

---

## 《敦煌學》稿約

- 一、本刊為敦煌學專業之刊物，園地公開，歡迎海內外學者賜稿。
- 二、來稿以未曾發表之中文稿為限。所有稿件經審查通過後始予刊登。
- 三、論著稿件以二萬字為原則；書評稿以六千字為度。特約稿件不在此限。請儘量提供與 Microsoft Word 相容之完稿磁片或電子檔。
- 四、來稿請標明中、英文篇名，並附個人簡歷(含工作單位、職稱)及通訊資料。
- 五、來稿一經刊登，即致贈作者該刊物一冊及電子檔一份。
- 六、如需《敦煌學》論文撰寫格式或投稿，請逕寄：621 嘉義縣民雄鄉中正大學郵局 56 號信箱。或寄電子郵件至：atcheng@mail.nhu.edu.tw

nhdh5770@gmail.com

# 目次

## 【論 文】

- 《齋琬文》一卷的再研究與補校-----王 三 慶 1
- 敦煌莫高窟第 322 窟「龍年」題記試釋-----王 惠 民 17
- 《敦煌經部文獻合集·群經類詩經之屬》校錄評議-----洪 國 樑 33
- 敦煌文獻中奴婢稱謂詞析論-----洪 藝 芳 87
- 敦煌本《齋琬文》等諸齋願文寫本的演變-----荒見泰史 119  
——以其與唱導文學的關係爲主
- P.4024〈喪服儀〉錄文補證-----黃 亮 文 147
- 論敦煌文學中的善惠故事-----楊 明 璋 161  
——以 S.3050V、S.4480V、S.3096 爲主
- 《下女夫詞》再校釋與古代婚姻文化蘊涵-----劉 瑞 明 179
- 由〈金剛經講經文〉至《銷釋金剛科儀》-----蕭 文 真 205  
——談《金剛經》信仰世俗化之轉變
- 敦煌繪畫「須闍提故事」之研究-----簡 佩 琦 221  
——以文本和圖像爲中心

## 【紀念文】

- 吳其昱（1915-2011）-----謝和耐撰、岑詠芳譯 243
- 吳其昱先生生平及其學術貢獻-----張 廣 達、陳 慶 浩 247
- 極高明而道中庸——憶念吳其昱先生-----岑 詠 芳 253  
附錄：吳其昱先生「般若心經梵文校注」遺稿
- 緬懷吳其昱先生-----柴 劍 虹 259
- 我所認識的吳其昱先生-----鄭 阿 財 265

吳其昱先生論著目錄-----	275
鄭阿財、朱鳳玉編，李燕暉增補，榮新江、劉波校訂，岑詠芳再訂	
蘇瑩輝教授小傳-----	何廣棧 283
蘇瑩輝先生及其敦煌學論著目錄編年-----	何廣棧 285
賀世哲先生與敦煌學研究-----	王惠民 311

## 緬懷吳其昱先生

柴劍虹\*

元月6日下午4點，收到客座北京大學漢學家研修基地的高田時雄教授發來的短信：「吳其昱先生去世的消息是否已聽到了？」我心裏一沉，又希望這個消息不是真的，馬上給遠在巴黎的陳慶浩、郭麗英二位打電話詢問。6點多，郭麗英、陳慶浩二位先後來電，證實吳先生逝世的消息得自法蘭西學院漢學所圖書館的岑詠芳女士。7點多，我接到岑詠芳女士發給我的電子郵件：

昨天本想給您寄上電訊，告訴您吳老遽歸道山的消息，卻因諸事纏身而耽擱著。吳老的女兒前天晚上打電話給我，說他父親於當天早上離世，是安然而去的。

得知了吳公逝世的確訊，我當然十分悲痛；但聽說這位95歲高齡的老人是安然地無疾而終<sup>1</sup>，又感到些許安慰。我回郵件請詠芳得知具體殯儀消息後能代我們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和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在吳老靈前敬獻花束。詠芳馬上回覆了郵件：

看了您寄來的郵訊，非常感動！謝和耐老師在收到我發給他的消息時，亦馬上給我回覆，表達他的哀悼。他說吳老是他摯好的老朋友，他們曾聯袂一起為法國國家圖書館藏的敦煌文獻編修第一冊目錄，吳老的逝世，他深切感哀。正如您所說，吳老在安然無疾下而終，是對我們最大的安慰。猶記去年五月份期間，他還常來圖書館走動，最後一次，提著一大包日本紅豆糕來，說給我嚐嚐。最近兩三年，有頗多機會向他問學請益，他不但傾心相吐，還常請我上館子，總是爭著付錢。後來，他夫人說他記憶衰退，不讓他單獨出外，我常想到他家看他，但竟因這因那而未成，如今終成抱憾，不禁悵然！

過了一天，詠芳、慶浩又來電告知，吳公的葬禮將於10日下午4時舉行。11日，

---

\* 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秘書長。

<sup>1</sup> 據陳慶浩先生告知，吳公多次告訴他自己的實際生年是1915年，而非1919年。

詠芳來郵件簡要而動情地報告了葬禮的情形：

昨天約十來人參加了吳老的葬禮。除了他的夫人，女兒和女婿，還有陳慶浩、譚惠珍和幾個相識了許多年的朋友。

儀式簡單但莊嚴。就在墓前的空地上，各人圍著棺木，在安魂曲的音樂聲中默哀。時近黃昏，金黃的陽光柔柔地撒下，巴黎入冬以來很少有這樣的晴天。

他女兒宣讀了追悼辭，最感人的是憶述父女共度的歲月，以及女兒對父親的摯愛與仰慕。

我遵所托，為「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獻上花束。我跟他女兒說，吳老在中國有很好的朋友，他們將會撰寫追悼的文字。她說很希望能讀到（她不懂中文，但我們可以為她作簡單的翻譯）。

11日晚，慶浩也來電說明吳公家屬希望只同意少數親友一起舉行家庭式的葬禮，所以未請更多的人參加。<sup>2</sup>

吳公已經安眠於他生活了六十多年的巴黎近郊一處寂靜的墓地，而中外學界朋友的思念之情卻不絕如縷，會用各種方式來悼念一位學貫中西的忠厚長者的逝世。當我將吳公仙逝的消息告訴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府憲展編審後，他馬上用手機發來一首悼詩：

九三相唔若神人，零六睽違已悵然。日日四時到文館，常常一飲在波蘭。

天涯才俊中國心，河畔隱翁索邦山。巴黎不念風月地，從此愁雲寄哪般。<sup>3</sup>

我初識吳公亦在1993年。是年初，我們中華書局一行3人希望就出版法藏敦煌文獻等事宜訪問巴黎，開始因法方對我們的身份還有些遲疑，我就寫信給吳公請他幫助聯繫，他非常熱情地和法國「敦煌研究組」負責人蘇遠鳴先生（Michel Soyumié）接洽，終於促成了法方的邀請。我在4月5日去信給吳公報告了我們的行程，他收信後又馬上到「敦煌研究組」替我們落實相關事宜，並於4月20日寫信給我，告知接機、住宿等具體信息。我們5月3日到達巴黎，童丕先生（Eric Trombert）在機場出口處迎接並駕車送我們到新華社巴黎分社住下。

<sup>2</sup> 據吳公夫人在墓地告訴詠芳：吳公自去年查出肺部疾病，採用在家保守治療；因今冬巴黎嚴寒，元月3日病情加重而住院，次日上午逝世，未再受病痛折磨，尙算安詳。

<sup>3</sup> 「波蘭」係巴黎一家咖啡館名，吳公常請人在此喝咖啡。

第二天早上 9 時，我們按約定時間到了法蘭西學院漢學研究所，法方人員尚未到，而吳其昱先生卻已端坐在圖書館閱覽室裏翻閱報紙。第一次見到吳公，給我的第一印象是一位衣著樸素，特別願意與來訪的國人誠懇交談的忠厚長者，講話有濃重的蘇北口音。當天和「敦煌研究組」會談後，吳公熱情地邀請我們一定要抽出時間到巴黎近郊 Ivry 城 Robespierre 街他的住所作客。約定了時間，他特地告訴我們地鐵轉乘的線路、站名，而且提前到地鐵站出口處等候我們。我們當時並不知道他已年近八十，看著他矯捷的步履，以為他還不到七十歲呢。吳公原籍江蘇東台，1943 年畢業於西南聯大外文系，1948 年便到巴黎留學，但成家很晚，他的夫人是一位畢業於家政學校的日本女子，賢慧而能幹，他們的女兒還在中學讀書。他夫人的菜做得很好，卻一直忙碌著，不與客人同桌吃飯。我記得，那一次家庭宴會的中心便是我們四人的聊天。吳公除了向我們介紹法藏敦煌文獻的編目動向外，最關心的就是國內學術界的情況，關切中國敦煌學研究的進展，還特別一一問及了季羨林、周一良、啓功等老先生的現狀。從談話中可以知道，他雖已在法國定居了 40 多年，為法藏敦煌文獻的編目、整理研究做了大量的工作，與不少法國學者亦時有來往，但仍常常不免有孤寂之感和懷鄉之情。所以，每遇中國大陸和臺灣地區來訪的學者，都主動攀談，親切接待。我後來得知，上海古籍出版社我們的同行與法國國家圖書館簽約出版法藏敦煌文獻圖錄本，也是請吳公牽的線，真是功莫大焉。那次我們還遇見了在巴黎研修回鶻文的新疆大學牛汝極博士，吳公不僅參加了他的博士論文答辯，而且他也經吳公的引薦認識了傑出的中亞史與突厥語專家哈密頓先生（J.R.Hamilton），使他獲得了合作課題研究的機會，獲益匪淺。可惜那次訪問時間短促，我們在巴黎只住一周便轉道德國特里爾、波恩、法蘭克福而返京了。

1997 年 5 月，我應魏丕信教授（P.E. WELL）之邀訪問巴黎，到法蘭西學院漢學所演講。我預先擬定了訪問日程，5 月 19 日下午到達巴黎，第二天就到漢學所拜訪了魏丕信、戴仁（J-P. Drège）和吳公。5 月 22 日下午我做演講，吳公不僅親臨漢學所聽講，又熱情邀請我和同行的古麗比亞研究員到他家作客。在交談中，我提及想拜望左景權先生的願望，但是聽說左公脾氣不好一般不願見人，頗感為難，吳公馬上表示：「我和左公是老朋友，我來聯繫。」我當然很高興，卻並不知道當時左公正在和吳公鬧點小彥扭，貿然替我聯繫也許會有尷尬。經吳公努力，促成了與左公愉快而難忘的會面，也悄然化解了兩位老朋友之間那點

不愉快。後來我暫時離開巴黎去德國特里爾大學講演，左公主動打電話給吳公，希望再次與我們見面；於是，我們回巴黎後，吳公又帶我們到左公家一起喝茶聊天。那兩次與左公會面的情形，我已寫在〈懷念左公〉<sup>4</sup>一文中，此不贅敘。

2000年5月我第三次到巴黎時，與正在編寫《法蘭西學院漢學研究所藏漢籍善本書目提要》的藏書家田濤先生同行，並一起住在巴黎大學城的公寓裡。吳公約我們到一家中國餐館吃飯。他特地向我說明：女兒要準備高中會考，爲了不影響她的功課，所以這次不能在家中待客了。我祝願他女兒能夠考上理想的大學，他非常高興地說：「我女兒很用功，一定會有出息！」言語之中，洋溢著對女兒真摯的愛與熱切期盼。餐間所談，除了對法藏漢籍編目提出建議外，還是關切國計民生，關心國際敦煌學的發展。當時，臺灣文津出版社已經出版了慶祝吳公八秩華誕的《敦煌學特刊》，刊出了海峽兩岸和日本學者的19篇論文和吳公的論著目錄。因其中提及他和謝和耐、戴仁等法國專家共同編撰《法藏敦煌漢文寫本目錄》第一、三卷之事，我說1997年訪法回國後，曾經爲中國新聞社的《視點》雜誌寫了一篇短文，特別指出了他和左公、陳祚龍等華裔學者對法國敦煌學研究的貢獻。他連連擺手說：「這是我們應該做的。只要大家攜起手來，真誠合作，就沒有做不好的事情。」談及《法藏敦煌漢文寫本目錄》第一、三、四、五卷均已出版，而第二卷因法方一位編撰者遲遲不願定稿而未能出版之事，吳公也頗感無奈。我提到1993年我們曾和法國國家圖書館中文部的負責人郭恩女士達成了合作出版法藏敦煌絹畫的意向，但後來因法方的原因而未果；1997年來巴黎時我依然去拜訪了郭恩（M. Cohen），代表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及北京圖書館敦煌資料中心送書給她，我在中文部查閱敦煌寫本，她的態度也比過去積極和友善了。吳公點頭說：「彼此都要努力，文化交流需要大家都來做促進的工作。」他特別提到法國戴密微教授（Paul Demiéville）對國際敦煌學的卓越貢獻，也包括對他和左公等華裔學者的信賴。戴氏去世後，吳公費了很多功夫將戴密微先生的重要著作《吐蕃佛教會議》（即《吐蕃僧諍記》）節選本和戴氏年譜、著作目錄及生平傳記先後翻譯成中文介紹給中國學者。他語重心長地對我說：「你在上次的講座和一些文章中強調要開展實質性的合作、交流，我很贊成。我年紀大了，跑不動了，你們還年輕，要多來法國作學術交流。學術乃天下公器，有材料、有

<sup>4</sup> 〈懷念左公〉，《敦煌吐魯番研究》第11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成果大家分享，互相促進。坐在一道，哪怕是聊聊天也好。」類似的話，吳公在2004年、2007年和我幾次在巴黎見面時又說過多遍。我聽說，多年來，他已經養成一個習慣，常常獨自從家裏出來，在街上買份報紙，然後到法國國家圖書館中文部或法蘭西學院漢學所的圖書館看報讀書，如果看到有來訪的中國學者在閱覽室，他一定會主動詢問攀談，然後熱情地請人吃飯、喝咖啡。那次吳公還介紹我們認識了哈密頓先生，請這位大名鼎鼎的專家親自帶我們參觀了珍貴的中亞古錢幣收藏品。後來，吳先生又帶我們去哈密頓先生家中進行交流。凡是與學術交流相關之事，吳公都會不顧自身的勞累親為引領。

2007年5月我應法國遠東學院之邀又訪巴黎，期間幾次到慶浩兄家裏作客，聽說張廣達老師等多位學者每週或兩週一次在慶浩家舉辦學術沙龍，常常是請吳公來講西域或西亞文獻。年屆九十的吳公準時坐地鐵來，每次都認真備課，傾心講授，大家都很感動。吳公聽說我在巴黎，特地請詠芳女史安排了一家餐廳，請我吃飯。那次午餐，吳公吃得很少，卻依然談興甚濃，談到他正在做的研究工作與設想，希望有更多的中國年輕學者能夠從事西域胡語古文獻的研究，還特地帶了一份他寫的講義給我看。本來午餐後他還要我一起喝咖啡，我因下午還有別的安排只得辭別，請上海師大來的一位年輕學者陪吳公喝咖啡。分手之時，他緊握著我的手，依依不捨地說：「你要多來啊！最好每年來一次。」我儘管明白這不可能，還是頻頻點頭；因為我理解這並非只是對我個人的囑咐，而是一位久居海外的老人對祖國學界後輩的殷切期盼。聽著吳公仍然健談，看到吳公仍然行走自如，我覺得他一定會健康長壽，見面還有機會，豈料竟是永別！我絕對想不到這會是最後一次見面，否則，一定會推卻其他一切事務而繼續陪吳公暢談的！

三年前，我寫了懷念左公的文章；今天，又撰此短文來寄託我對吳公的緬懷之情。吳公的道德文章，我所能追憶的不及十一、百一；前輩遠行，我等在悵然若失之際卻能獲得新的感悟。我記得左公曾經為國內有人在文章中稱他為「法籍華人」而耿耿於懷——因為他並沒有加入法國國籍，始終使用著中國的護照，這是他的心結所致；而吳公雖久居歐洲而情繫祖國，學術專精而胸懷寬闊，濃烈的愛國情懷與思鄉情結卻並不因為國籍的改變而有絲毫的減弱。我認為，吳公和左公經歷相似而性格迥然不同，但二老都不愧為平凡而偉大的愛國學者。阿爾伯特·愛因斯坦曾經感歎：

我有強烈的社會正義感和社會責任感，但我又明顯地缺乏與別人和社會直接接觸的要求，這兩者總是形成古怪的對照。我實在是一個「孤獨的旅客」，我未曾全心全意地屬於我的國家、我的家庭、我的朋友，甚至我最為接近的親人。（《我的世界觀》）

我覺得這仿佛也正是融合了左、吳二公的寫照——一位因種種原因似乎缺乏與他人及社會直接接觸的要求，另一位則希冀和社會及他人有更多的交流，但他們都是有強烈的正義感和責任感之人。因此，表面的「孤獨」，遮掩不住他們心靈的熾熱和光輝。卡爾·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曾提出了「狹隘地域性的個人為世界歷史性的普遍個人所代替」的期盼，後者即「世界公民」。在當今現實社會生活裏，政治、經濟、軍事層面上的「愛國主義」觀念往往難以與「世界公民」協調一致；恐怕在文化交流與學術研究的氛圍中，還比較可能造就不分民族、國別、疆域和信仰的「世界公民」。我想，這也應該是吳其昱先生的一個遺願。

聽說吳公是將《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翻譯成法文的第一位學者，這也是傳播文化的功德無量之舉。在本文結束之處，請允許我用《心經》的偈語來為仙逝的吳公祈福：「揭諦揭諦，波羅揭諦。波羅僧揭諦，菩提薩婆訶。」衷心祝願吳公在彼岸自在吉祥！

（2011年元月20日於北京）

### 補記：

2011年4月我第七次赴法國訪問。4月20日下午5時許，就在這篇懷念吳公的文章寫成3個月之後，我和夫人孟衛，在岑詠芳女士及王永洲醫師夫婦的陪同下，來到巴黎近郊的一處墓園，在吳公墓前敬獻鮮花並鞠躬默哀。吳公的墓碑尚未豎立，聽說正在製作之中。墓地肅穆寧靜，在黃昏斜陽的照射下，黃、白雙色君子蘭和紅花映襯寫著吳公名字和生卒年的白色銘牌分外奪目。我們每個人都心中默默祈禱：願敬愛的吳公在天國安寧、快樂！

（2011年10月）

敦煌學. 第二十九輯 / 南華大學敦煌學研究中心編輯. —

臺北市：樂學，民 101.03

面；公分

ISBN 978-986-88194-0-5 (平裝)

1. 敦煌學 2. 文集

797.907

101005004

敦煌學 第二十九輯

ISBN 978-986-88194-0-5

編輯者：南華大學敦煌學研究中心

nhdh5770@gmail.com

執行編輯：楊錦璧

出版發行：樂學書局有限公司

台北市金山南路二段 138 號 10 樓之一

Lexis@ms6.hinet.net

電話：(02) 23219033

傳真：(02) 23568068

定價：500 元

出版日期：中華民國一〇一年三月 2012 年 3 月

# **STUDIES ON DUN-HUANG**

**VOLUME 29**

Nanhua University  
Center for Dunhuang Studies  
2012.03